

天汉烈侯

刘琳 著

长篇历史小说 ▼ 昆仑出版社

卫青

凡战者，以正合，以奇胜，正奇兼善者如孙武、卫青、诸葛亮寥寥数人耳。
战法革新破匈奴，卫青始。卫青、霍去病，将之典范，吾当效之。

唐·李靖

宋·岳飞

大汉烈侯卫青

刘琳 著



昆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汉烈侯卫青 / 刘琳著. —北京: 昆仑出版社, 2009. 4

ISBN 978 - 7 - 80040 - 943 - 1

I. 大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28779 号

书 名: 大汉烈侯卫青

作 者: 刘 琳

责任编辑: 钱庆国

装帧设计: 蔡天富

责任校对: 周玮等

出版发行: 昆仑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

电 话: 66531659

E-mail: jfj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16 开

字 数: 700 千字

印 张: 33.75

印 数: 1—5000

版 次: 2009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80040 - 943 - 1

定 价: 49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

引 子 /1

第一篇 春寒料峭

- 第 一 回 九龄童长安寻母 牧羊娃入籍侯门 /6
- 第 二 回 老钳徒甘泉宫相面 醉游侠云来肆惩凶 /16
- 第 三 回 小骑奴执鞭伴主 憨少年坠梦巫山 /26
- 第 四 回 乐坊歌伎承恩入宫 侯家骑奴幸跳龙门 /38
- 第 五 回 建章郎从头磨剑 慈师傅雪中送炭 /49
- 第 六 回 遭嫉恨天降杀身 沐皇恩倒转乾坤 /60
- 第 七 回 领建章上林励志 探恩主热血相酬 /70
- 第 八 回 立壮志君臣同心 试祖母公主神伤 /81
- 第 九 回 走西域张骞慷慨受命 临喜事主仆意乱情迷 /92
- 第 十 回 组期门卫青初试身手 戏皇兄韩嫣祸惹杀身 /103
- 第 十 一 回 皇姊淳告诫醍醐灌顶 君王谈使命置腹推心 /115
- 第 十 二 回 马邑设伏无功待辟新径 主奴旧情重燃又兴风波 /126

第二篇 夏日流火

- 第 十 三 回 受命练骑军谨避嫌隙 外戚频生变心怀戚戚 /140
- 第 十 四 回 雄才主四路分兵 汉将星宝剑出鞘 /151
- 第 十 五 回 抵边陲千里奔袭 越雄关飞降龙城 /164
- 第 十 六 回 单于惊祭坛誓师 英雄归未央庆功 /176
- 第 十 七 回 世外人笑谈玄机 卫氏女喜获皇嗣 /188
- 第 十 八 回 承天幸子夫母仪天下 赴雁门卫青再奏凯歌 /199
- 第 十 九 回 谋河套运筹帷幄 布迷阵痴女送符 /212
- 第 二 十 回 大迂回孤军犯险 振雄风收复河南 /223

- 第二十一回 立奇功卫青封列侯 遭迁徙郭解求故人 /236
- 第二十二回 品花酒皇后小宴椒房 悲手足国舅泪洒南郊 /247
- 第二十三回 风云变伊稚斜龙城祭天 守国丧汉天子闭门备战 /257
- 第二十四回 出高阙奇袭右贤王庭 再晋封受领大将军印 /269

第三篇 秋风似剑

- 第二十五回 游终南茅舍论道 尚公主花好月圆 /282
- 第二十六回 袭代郡将计就计 听棒喝又生惊悸 /294
- 第二十七回 大将军两出定襄 霍骠姚初试锋芒 /307
- 第二十八回 赵翕侯兵败受降 卫仲卿心系忧患 /320
- 第二十九回 未央宫上演新曲 冷少年邂逅神君 /332
- 第三十回 惊谋反枝零叶落 避锋芒韬光养晦 /344
- 第三十一回 霍去病扬威河西 汉天子再谋新局 /356
- 第三十二回 猛骠骑独领风骚 慈舅舅殷殷嘱咐 /367
- 第三十三回 清凉地琴音袅袅 金銮殿风起云涌 /379
- 第三十四回 武皇帝痛下豪赌 慧将军苦谋全局 /390
- 第三十五回 烈女子痴情溅血 汉雄师勇赴大漠 /402
- 第三十六回 霍去病弃车重追亡逐北 卫仲卿战单于血染黄昏 /413

第四篇 冬雪厚藏

- 第三十七回 忿天命李广自刎谢罪 患得失公主未雨绸缪 /428
- 第三十八回 将军府息事宁人 城郊外杀机暗动 /439
- 第三十九回 释前嫌卫青求和 猎甘泉李敢横死 /450
- 第四十回 竹林间曲歌动心 骠骑府巫蛊索命 /462
- 第四十一回 悲外甥功成归天 叹张骞再使西域 /473
- 第四十二回 忧卫氏后继难为 遇故友又惊无常 /484
- 第四十三回 悟圣道瑶琴诉志 佐太子苦心惮虑 /495
- 第四十四回 游故地喜逢盛典 谋后事弦断恩尽 /506
- 第四十五回 终使命将星陨落 垂丰功起冢卢山 /518
- 尾 声 /531
- 后 记 /535



引子

有诗云：

朔风起兮惊未央，扰中原兮患四方。
雄主举兮天下动，群英会兮乾坤荡。
有良将兮生草莽，七击胡虏兮镇北疆。
功盖世兮敛韬光，佐天子兮安国邦。
狼烟散兮霜刀冷，叹人间兮事无常。
青冢巍兮今犹立，梦牵魂绕兮神黯伤。

又是一年秋风乍起时，暑气方退，傍晚便已凉气袭人。残阳如血，映得半边天空红彤彤的，为七月的帝都长安平添了一抹浓烈的色彩。

日落时分，倦鸟归巢，长安城的八街九陌上却还熙熙攘攘，人声鼎沸，可并行十二车轨的大街齐整宽平。道路两旁，茂密的槐树、榆树和松柏清凉葱郁，作坊、酒肆和餐馆等沿街林立，吆喝声、嬉闹声、谈笑声此起彼伏，不绝于耳。

“明日新皇就要登基了，又要大赦天下，普天同庆。来！今日我等就先来畅饮一番，不醉不归！”长安东市的云来酒肆里，几个商贾打扮的汉子正在饮酒谈天。

云来酒肆是长安城内一家百年老店，据说是当年高祖皇帝迁都长安那一年始建的，如今历经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，一直伫立在最繁华热闹的长安东市，伴着西汉皇朝的风云变幻，每日里迎来送往天下的豪杰义士、贩夫走卒。

“新皇登基？又要换一个新皇了，听说上一个叫什么昌邑王的只做了两个月皇帝就被赶下台了，这个新皇还不知是个什么来头。”

“不瞒你说，新皇还真有些来头呢，他可是孝武皇帝的曾孙，当年戾太子的遗孙。”

“戾太子？就是那个卫太子吧？在下听说卫太子的子孙都坐巫蛊案而被诛杀尽了，卫家人也都绝了。”

“唉！卫太子的后人中只有这个襁褓中的遗孙侥幸逃出生天。听说他流落民间十八年，前不久被大司马霍大将军召回未央宫，要把他扶上皇位呢。”

“这么说来当年那场巫蛊惨案就要昭雪了。”

“唉！昭雪也罢，不昭雪也罢，都是过去的事了。那可是几万条人命啊！听说当

年长安城内是血流成河。”

“嘘！你小声点儿，小心被人听了去。”

“仁兄也不用大惊小怪的，要在两年前，此话是打死我也不敢说的，当年那案事发后，这十八年来长安百姓谁还敢再提那个‘卫’字啊！前些时候听说卫太子的遗孙要登基了，十八年前那段公案才又被翻出来，成了酒肆食馆的谈资。在下还听说卫大将军那座荒芜多年的老宅里，前天居然有人去偷偷焚香祭奠了。还有灞桥边上那个疯老头，每天都有一群顽童围着听他说唱，从前他讲的都是些前朝旧事，那日我偶然路过一听，你们猜他讲的是什，他居然在讲‘生儿勿喜，生女勿忧，且看卫子夫独霸天下！’”

“呜……”众人谈得正起兴，却不料从邻座突然传来呜咽声。几个汉子都吓了一跳，扭头一瞧，原来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后生，一身青襦^①，头戴介帻^②，风尘仆仆，似是赶了远道而来，正在掩面而泣。

“好端端的哭什么丧啊？枉你也是七尺男儿！”刚才高谈阔论的汉子怒斥道。

那后生连忙止住悲声，起身躬身行礼：“对不起！扰了各位大哥的雅兴了，在下是一时想起了伤心事。”

“听你这口音可不像本地人啊？”

“在下河东平阳人，今日才刚刚到了长安。”后生擦了擦眼睛恭谨回道。

“难怪呢！念你是初来乍到的，好心提醒你一句。明日新皇登基，知道吗？普天同庆的大喜事，你要哭丧就回家哭去，小心被廷尉署^③的衙役听了去，那就扯不清了。”

“是！是！多谢几位大人的忠告，在下先告辞了。”那后生连声称谢，转身匆匆离席而去。

“我怎么瞧着这小子有点儿怪怪的？咱们一提起卫家的事，他就哭得如丧考妣似的。”

“我也觉得有些怪，他方才好像说他是河东平阳人，我听说那卫氏祖籍也是河东平阳，莫非他是卫氏后人吗？”

“这事可不能乱说，那卫家经过十八年前那一难之后，还会有人活下来吗？”

望着那后生远去的背影，几个汉子仍在七嘴八舌地议论着。

翌日一早，旭日东升，长安城东郊外灞河之畔，几间小茶寮门庭大开，一脸沧桑的老店主笑容可掬地立在门口。

“老伯！给上壶茶，再来几个馍儿。”说话的正是那个年轻后生。

“这位客官早啊！”老店主捋着花白的胡须吆喝道：“阿六！快来招呼客人！”

① 襦，一种长至膝盖的外套。

② 汉代人讲究发不露顶，士人戴冠，庶人戴巾帻。介帻即屋帻，帻顶隆起，承屋顶状。

③ 廷尉署系汉代的刑狱衙门，廷尉为九卿之一，最高司法官。



“老伯！晚生想打听一事，听说有个会说唱的老翁常来此地，可有此事？”后生拱手问道。

“有啊，他是这里的常客。咦！客官怎么会问起他来？”

“晚生昨日在东市云来酒肆听人说他很会讲故事。”后生忙解释道。

“哈哈！原来客官是想听他说故事啊！他可是我们这儿有名的说唱大王，有一肚子故事，娃娃们最喜欢他了。客官就在这儿等着，他一会儿肯定会来的。”老店主嬉笑道。

那后生找了个席位坐下，一边吃着馍儿，一边又问：

“那个说唱大王是个什么来头？昨日听人说，他近来常讲当年卫皇后的故事，他识得卫家人吗？”

老店主叹了口气道：

“卫太子的遗孙今日登基，现在长安的街头巷尾人人都在关注卫家之事。不瞒客官说，这位说唱大王确实与卫家有些瓜葛，听说他的师傅原是终南山下的一位隐士高人，当年曾与卫大将军交厚。他师傅仙逝后，他就一直住在终南山下，每日里与酒作伴，也喜欢说说唱唱，逗娃娃们玩。”

那后生闻听似有所动，蹙眉想着心事。

这时，远方驿道上扬起一片烟尘，一队辎重车马由远及近吱吱呀呀地驶了过来，为首的是几个身着胡裘、梳着椎髻的汉子。

“看见没有？这是特来参加今日新皇登基大典的匈奴使者。车上可带了不少东西啊！”老店主指着驶过的车马感慨道，“想当年老朽幼时见到的匈奴使者可不是这个样子，从来都是趾高气扬地到长安来向我们伸手要东西，现在风水终于转了过来，轮到他们赶着来向我大汉讨好了。今日新皇登基大典，还不知他们会送来什么好东西？”

老店主脸上漾着自豪。

后生凝望着远去的匈奴车马，若有所思……

“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……”时断时续的吟唱声从灞桥方向隐隐飘来，后生一惊，扭头望去，只见一布衣葛巾的长须老者正沿着灞桥摇摇晃晃地朝这边走来，手里提着酒壶，嘴里哼着不着调的小曲，人未至，那酒气已随风飘来。

“客官要等的人来了！”老店主微笑着指了指灞桥。

后生站起身来，望着来人一时不知所措，正在迟疑间，一群不知从哪里冒出的顽童已把老者团团围住。

“莫挤！莫挤！每人都有糖饼吃！”那老者放下酒壶，笑眯眯地看着众小儿。

“今天给我们讲什么故事啊？”众小儿齐问。

“嘘！”那老者故作神秘状，压低了声音。“你们好生听着，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可是最精彩的一段——我大汉雄师横扫大漠，打得匈奴人从此幕^①南无王庭，你们且

^① 幕，通“漠”，即沙漠。

听我慢慢道来。那是孝武皇帝元狩四年，我大汉举倾国之力，越过千里大漠与匈奴单于决战，卫大将军和骠骑将军各领五万精骑……”

那后生蓦地怔住了，浑然呆立在那里，看着老者手舞足蹈地连说带唱。

远方金碧辉煌的未央宫崇明殿前，响起了庄严肃穆的钟磬声。这声音紧一阵慢一阵的，随风回荡在初秋的长安上空，这是新皇登基大典的前奏。

那一声声划破天际的冗长回音在宣告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，同时又仿佛在诉说着那些尘封的往事……

第一篇

春寒料峭



第一回 九龄童长安寻母 牧羊娃入籍侯门

故事要从西汉景帝年间说起,时值春回大地,万物复苏,环绕长安的河流都已冰消雪融。“左苍梧,右西极。丹水更其南,紫渊径其北。终始灞浐,出入泾渭;酆镐潦漓,纡于委蛇,经营乎其内。荡荡乎八川分流,相背而异态。”^①八水绕长安,流向各异、形态纷呈的八条河流穿行而过,为雄伟的帝都长安引来盎然的生机和鲜活的灵气。此时,河面上南来北往的商船川流不息。

在毗邻长安的一个码头上,密密麻麻地停靠着一排商船,艚公们正在忙着卸货,忽然从刚靠岸的一艘商船货舱里,爬出一个脏兮兮的衣衫褴褛的小男孩来。

小男孩约莫八九岁光景,瘦瘦的身子挑着一个极不相称的大脑壳,一双黑亮亮的大眼睛忽闪着灵动的光芒,身上的短褐^②已经撕开好几个大口子,沾满了灰土,早已辨不出本来的颜色,脸上黑漆漆的,也不知是天生的黑,还是长途跋涉染的风尘。

小男孩站在码头上,四下里巡望着。沿岸有不少店铺,叫卖的唱喝高一声低一声,不绝于耳。他略一踌躇,小心蹭到一个卖饼的铺子前,问道:“大哥,这里可是长安城了?”

卖饼的汉子瞟了他一眼,鄙夷地撇了撇嘴:“长安城?长安城离这儿还远着呢!”

小男孩面露失望,回头再看自己坐的那条船竟已起锚走了,只好又硬着头皮再问:“请问大哥,去长安怎么走啊?”

“走?要是两条腿走还要走两三天呢!”汉子头也不抬,一指旁边的一条土石路。“沿着此路就能直达长安,你去走吧!”

“谢谢大哥!”小男孩咬咬牙正想准备上路,饼的香气却一阵阵飘进他鼻子里,他摸了摸饥肠辘辘的肚皮,咽下一口口水,鼓起勇气又问:“大哥!能给个馍儿吃吗?”

“去去去!到那边要去!我这儿从来不赊账!”那汉子瞪起了眼睛。

小男孩无奈地紧了紧短褐,朝着汉子指的路走去。

这是一条通往京城长安的交通要路,一路上车水马龙。小男孩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土石路上,也不知走了多久,忽然脚底一阵钻心的疼痛,低头一看,原来脚上的草履不知什么时候已被路面上的石子磨穿了,石子划破了他的脚心。天色已晚,他不能

^① 引自司马相如的《上林赋》。汉长安城附近有渭、泾、灞、浐、沣、漓、滂、漓等八条河流穿过,即所谓“荡荡乎八川分流”。

^② 褐,一种原料粗劣的毛织物。



停下来,只得忍着疼继续往前赶路。“阿青啊阿青!一定要坚持住,长安就在前面了,到了长安就能见到阿母了。”他暗叫着自己的名字给自己鼓劲。

日头西沉了,天渐渐黑下来,路面上已经看不到什么车马,一条长长的土石路上只有这个名叫阿青的小男孩孤零零的身影。肚子在咕咕叫着,一天没讨到什么东西,只随便挖了些野菜野果充饥,阿青抬头见前面有个客栈,想进去碰碰运气,希望能讨些东西来充饥,不想还没进门,就被一条大黄狗给轰了出来,看门的小厮瞪着眼睛冲他吼道:“小叫花子,滚远些儿!”

阿青离开客栈大门,蹲在后墙根下茫然注视着前方。忽见远处一队车马朝这边驶来,径直来到客栈前停下了,看样子是要投宿的。这是十几辆运载货物的役车,车上都堆着小山似的货品,均有帆盖遮掩着。已经饿极了的阿青忽然灵机一动,或许能在那车上寻些儿什么来充饥。于是趁车夫不备,他悄悄扒上了最后一辆役车。天黑又有货物掩盖,看门的小厮没看见他,阿青就跟着车队混进了客栈。

待到车夫们进房歇息了,阿青才开始在车上的货品里翻找起来。可是翻来找去,都是些布匹丝绸,还有女人用的钗环脂粉,根本没有吃的东西,看来今晚又要挨饿了。阿青叹了口气:“唉!我还能走到长安吗?还能见到阿母吗?”歪倒在货品堆中,又饿又乏,脚底的伤口在钻心地疼痛,他不觉心中一酸,往事又一幕幕浮现在眼前……

阿青是河东平阳人。平阳地处太行、吕梁两山之间,是大汉开国功臣平阳侯曹参的封邑。当年曹参追迫汉高祖刘邦打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,后来被刘邦封为平阳侯,世袭罔替,如今已是第四代了。

阿青的生父郑季早年曾在平阳侯家做事,与寡居的侯家女仆卫妈私通,生下阿青。阿青六岁这一年,为安抚先臣遗孤,天子特召平阳侯进京入仕,卫妈也要跟随主人一家迁往京城长安。为了途中少些累赘,侯府举家迁徙前,特意遣散了一些老弱家奴。卫妈便趁此机会找到早已离开平阳侯府的郑季,为了让儿子能够脱得家生奴身份,将来能做个自由人,忍痛让阿青跟着父亲留在平阳。

此时,郑季是平阳的一名小吏,官俸微薄,守着祖传的几亩薄产度日。原配妻子李氏已生有儿子,如今又见丈夫领回个私生子来,顿时妒火中烧。郑季惧内,在悍妻面前唯唯诺诺,不敢有半句顶撞,阿青从踏入郑家门的第一天起就如同掉进了无底的深渊。那李氏视他为眼中钉,郑家几个异母兄弟更是把他当作奴仆,呼来唤去,非打即骂。父亲郑季开始还能暗中维护他,天长日久也就失去了耐心,觉得阿青是给他添麻烦的小累赘。可怜的阿青吃的是残羹剩饭,干的是粗重活计,挨饿打骂是家常便饭。几个异母兄弟每日都要到村口祠堂去读书,身为“小野种”的阿青当然没有这个资格。看着拿着书简在他面前晃头晃脑、耀武扬威的兄弟们,阿青又是羡慕,又是委屈。等到来年开春,嫡母李氏又塞给他一条竹鞭,让他去村外放羊。没办法,苦命的小阿青从此与一群羊做了伴。

村外这片旷野和那几座小山丘是阿青平时牧羊的地方,也是他最轻松惬意的所在。离了嫡母兄弟的虐待,离了村里小儿的嘲笑,将自己融化于天地之间,所有的忧

愁烦恼也都烟消云散了。羊儿在山坡上吃草，他则歪在一旁晒太阳，那种天当被来地作床的感觉令他心中好不阔朗。闷了他就对羊儿说话，羊儿也会“咩咩”冲他摇头摆尾回应着。久而久之，从那高低长短不一的叫声中，阿青竟渐渐通晓了羊语。

此事不知怎么传到了村子里，好奇的小儿们常跑来偷听阿青与羊儿说话，回去自然又添油加醋地渲染一番，事情竟越传越奇了。说是阿青在外中了邪，通了兽语，要渐失人言。阿青原本就不爱说话，随着年纪渐长，他的话越来越少，能说一句绝不说两句，能说一个字绝不吐两个，村里老人们都叹道，照这样下去，阿青真要成哑巴了。阿青的嫡母李氏听闻此事，不屑地笑道：“到底是下贱奴才生的，天生的下贱坯子！放着人言不讲，去说兽语，看来天生就该是个放羊的！”郑季闻知叹气不语。

旷野牧羊的日子也不净是惬意的。遇到天气突变，风雨骤来，那可苦不堪言。旷野豺狼虎豹出没，更要小心防范。几年下来，阿青身上除了嫡母留下的鞭痕外，还有几处与野兽搏击落下的伤疤，最大的要算是后背的一处了，那是虎爪留下的。那一次若不是逃得快些，恐怕要葬身虎口了，命虽逃回，但却丢了几只羊，回去自然又挨了一顿嫡母的鞭子。

花开花落，转眼阿青已在郑家呆了三年。前不久，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，阿青正赶着羊群在山坡上吃草，忽听远处一阵人声喧哗。阿青好奇奇怪，这里平日人迹罕至，怎会一下子冒出这么多人？爬到山坡上一看，却见成群结队的人扶老携幼，背包挑担，慌忙向前赶路。

“出什么事了？你们这是去哪儿？”阿青好奇地拦住一位老伯问道。那老伯抬头瞥了他一眼，叹了口气，没有睬他，带着两个孩童继续疾走。

“阿婶！到底出什么事了？”阿青又拦住一名抱着婴孩的妇人。

那妇人停下来喘了口气，叹道：“匈奴人杀过来了！”

“匈奴人？”阿青头一次听闻，不觉好奇道，“匈奴人有这么可怕吗？比虎狼还凶？”在他心目中，虎狼才是最凶残可怕之物。

“小兄弟！匈奴人就是虎狼人啊！匈奴人一来就烧房子，掠东西，杀男人，抢女人。他们从河南^①打过来，冲进我们的村子烧杀抢掠，可怜我丈夫……呜……”那妇人说竟呜咽起来。

“阿栗他娘！快走吧！别在这儿哭了。晚了可赶不上这趟船了。”后面一个拖着孩子的妇人走过来提醒道。哭泣的妇人忙止住悲声，又慌忙向前赶路。

“匈奴人？虎狼人？究竟是虎狼还是人哪？”阿青口中喃喃念道。

夕阳西下，阿青赶着羊群返回村子。刚到了村口，就见那里聚集着一群顽童。一见阿青，众人嬉皮笑脸地唱起了一首童谣：“阿青阿青！奈何受苦？兄弟读书，我独放牧。一样儿郎，两般境遇。要知端由，去问汝父。无他无他，汝乃野种！阿青阿青！奈何受苦……”这首童谣也不知是什么人编的，村里小儿们都会哼唱。阿青似乎早

① 河南：汉代的河南，是指今内蒙古河套地区，伊克昭盟一带。



已习惯了,没有吱声,闷头往家走。

“一群没心没肺的小猴崽子!就知道欺负没娘的孩子!”随着邻家阿婶的一声喝骂,众小儿都四散逃开了。这位好心的邻家阿婶一直很同情阿青,常常暗中周济他一些食物。这会儿,她又塞了两个热气腾腾的饼到阿青手中。“快趁热吃吧!”

“阿婶!”阿青轻声唤道,眼中噙着泪花,接过饼冲阿婶鞠了个躬,边吃边继续往前走。

“唉!可怜的孩子!”阿婶望着阿青的背影感慨道,“当初要是跟着你阿母走还能吃顿饱饭。宁跟讨饭的娘,也不跟当官的爹,这话一点也不假!”

听阿婶提到生母,阿青不由得心中一动。离开母亲已经三年了,对她的印象已经渐渐淡漠。听父亲说,母亲跟着主人平阳侯一家去了长安,那是个很远很远的地方,也许再也见不到她了。想到这儿,阿青心中一阵酸楚,又闷着头继续前行。

这天夜里,一场暴风雪不期而至。时过立春,天气本已渐渐转暖,突如其来的风雪又使得外面天寒地冻。清早起来,阿青听见嫡母李氏在院子里尖着嗓子喊:“咦!我的玉簪哪儿去了?到处都找不到,是不是让阿青偷出去换东西吃了?阿青!阿青!这小贱人死哪儿去了?”

阿青闻声赶紧跑到院子里,李氏劈手就给了他一个耳光。“小贱人!把我的玉簪弄到哪儿去了?”

“没看到!”阿青只回了三个字,就捂着脸不言声了。

“嘴还硬!今天你要是不把玉簪拿回来,你就别给我吃饭!”李氏不依不饶地骂道,“下贱坯子!我早就看出你学不出什么好来,今天居然敢偷了我的玉簪!下贱坯子!下贱人生的下贱坯子!”

“我没拿!”阿青闷闷地突然暴出一声怒吼,李氏不住口的漫骂勾得他无名火噌噌蹿起,打他骂他都可以忍受,他就是受不得这平白无故的冤枉。他梗着脖子,瞪着眼睛,冲李氏吼道,“打死我,饿死我,没拿就是没拿!”

李氏吓了一大跳,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两步,她没料到一向不声不响的阿青居然敢反抗。“哼!原来你这个小哑巴是装出来的。你还是很会说话嘛!”

两人正在僵持间,郑季从堂屋走了出来。他看了看妻子,又看了看儿子,叹了口气。“大清早的,在吵什么?”

“我的玉簪找不到了!”李氏恼怒的目光投向丈夫。

“玉簪?”郑季苦笑了一下,“你那玉簪子掉在枕头旁边了,我才刚看到。”

李氏脸上有些挂不住了,悻悻地想找个台阶下。“阿青啊,外面天气不好,今天你不能放羊了,可也不能在家吃闲饭,赶快上山割些野草回来垫猪圈。这场风雪一来,刚出世的那几头小猪崽可要冻坏了。”

“嗯!吃过早餐就去!”阿青应道。

“你就知道吃!还不赶快去了,再晚了小猪崽就要冻死了!”李氏又提高了嗓门。

阿青哀求地望着父亲,满心希望他能为自己说句话,谁知那郑季只看了看他们,又一声不吭地回屋去了。阿青绝望地闭上了眼睛,只得一咬牙,顶风冒雪出了家门。

出了村口，阿青径直来到他平日牧羊的山坡。漫天的风雪令人睁不开眼，他只好先躲到一个背风处。饥肠辘辘，天寒地冻，阿青使劲跺脚跳着，却怎么也驱不走彻骨的寒气，而他心里更是冰凉到了极处。他再也不想呆在郑家了，可天下之大，他一个九岁的小孩子又能去哪儿呢？

“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？为什么老天要和我过不去呢？”阿青冲着远山质问着，他小小的脑袋怎么也想不明白。他知道自己生来就是个下贱人，命如草芥。到了郑家之后，无尽的苦难就更如风刀霜剑似的向他不停地袭来，他除了默默忍受别无选择。这是他的命，这一切是他必须要忍受的。可是他还要忍受多久呢？还有没有尽头呢？他却不知道！

忽然间他又想起了母亲，他还依稀记得幼时母亲哄他睡觉时那温柔的眼睛，为他哼唱的好听的摇篮曲，还有母亲为他讲的天上仙女的故事。想起了母亲，阿青浑身顿生一股暖意。对！到长安找亲母去！找到了亲母就可以有饱饭吃，就不用再受苦了。想到这儿，阿青笑了，也不觉得身上冷了。

风平了，雪停了，太阳出来了，阿青把割好的野草捆好，扛在肩上往家走。打定了主意要离开郑家，阿青反而显得异常平静。那位好心的阿婶又守在了村口，递给他两个饼。“快趁热吃了！这样的天气还让你上山去割猪草，人心也不知是怎么长的？”

“谢谢阿婶！”阿青冲阿婶笑笑，接过饼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“阿婶可知道怎样才能去长安吗？”

“去长安？长安可远了！要坐很长时间的船才能到。”

“到哪儿能坐船啊？”

“从咱们村后那条路一直往右走就能到渡口了。咦！你问这个做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？我只随便问问。”

“随便问问？”阿婶警觉地望着阿青，“你是不是想去长安啊？你可不能动这心思啊！听阿婶的话，这条路可不是好走的，光是去渡口就要走很远呢。你一个小孩子家如何走得？”

“阿婶放心！我知道的。”阿青又闷声吃起饼来。口中虽这么说着，阿青却已经下定决心要去长安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阿青更加沉默寡言，他在悄悄为出行做着准备，暗自筹划着等天气转暖就上路。

这一日平旦，地平线刚透出一丝亮光，阿青就悄悄起来了。先溜进厨房，寻到了一些枣糰、干糰^①和肉脯，打在随身的小包裹里，趁家人还没起床，他就一个人走出了家门，沿着村后的小路朝渡口方向走去。

也不知走了多久，忽然一条大河拦住了他的去路，河边停靠着许多商船。“这里莫非就是阿婶说的渡口了？”

阿青正在河边徘徊着，就听到有人在喊：“快点！快点！马上就要起锚了。先大

① 汉代人把煮熟的饭暴晒，去其水分，制成糰、糰、糰等干粮，便于出门携带。



概记个数,到了长安再清点吧!”啊!原来这船就是去长安的!阿青心中一阵惊喜,趁着众人都在忙碌,没人注意他,便偷偷溜上了船。

商船不久就开动了,沿着河道一路漂流。阿青藏身于货舱里,靠着为数不多的干粮艰难打发时光。带出来的干粮已经吃完了,何时才能到长安啊?这天一早,船终于靠岸了。阿青以为到了长安城,就赶紧溜下了船,没想到离长安还有好长距离,不知不觉又走了一天的路,前路遥遥,长安还有多远啊?此时困在役车上,又饿又累,头晕目眩,阿青倒在货品堆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恍恍惚惚之中,一个浅笑吟吟的妙龄女郎,提着竹箒^①袅袅婷婷地向他走来。女郎姿容绝世,仪态万方,一身淡紫色曲裾袿衣^②拖曳着长长的丝带,随风而舞,甚为飘逸瑰丽。发髻上斜插雕着彩凤的步摇^③,一步一摇,发出清脆悦耳的妙音。

阿青看呆了,痴痴地问:“姐姐是谁呀?”

那女子笑而不答,缓缓来到阿青身旁,一股幽香扑鼻而来,他不觉有些眩晕。紫衣女坐了下来,温柔地看着他,那温柔的眼神让阿青想起了母亲,想起了母亲说的仙女。“啊!姐姐莫不是天上的仙女?我是不是已经死了来到天上了?”

紫衣女依然笑而不答,打开竹箒放在阿青面前。啊!原来是香味四溢的肉羹和糕饼。阿青不由得咂咂嘴,再也顾不得斯文了,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那紫衣女郎始终在一旁笑盈盈地看着他。待阿青吃完了,紫衣女收拾好食器起身要走。阿青哪里舍得让她走,上前一把扯住她的裙裾。“仙女姐姐,你别走!”

那紫衣女郎冲他回眸一笑,长袖一甩,飘然离去。阿青急得在后面大叫:“仙女姐姐!仙女姐姐!……”

“咣当”一声,阿青觉得身体剧烈晃动了一下,他猛地睁开眼,发现自己还躺在役车里,刚才的一切竟是南柯一梦。阿青咂咂嘴,那饭食的香味似乎还留在嘴边,可不争气的肚子却依然咕咕叫着。

“谁在里面呢?”外面传来一声大喝。

阿青一惊,这才察觉天早已大亮了,刚才的声响是行驶的役车停下了。清早起来,车夫们就动身赶路,谁也没发现车里藏着的阿青。车内突然闹出动静,车夫遂停车质问。

阿青忙从车里爬出来,抬头一看,眼前立着的车夫四十多岁的年纪,布衣葛巾,浓眉大眼,膀阔腰圆,古铜色的脸倒还和蔼可亲。“你是谁家的孩子?为什么跑到我的车上来?你要去哪儿?”

阿青定定心神,回道:“我叫阿青,要到长安平阳侯府上去找阿母。”

“阿青?”车夫上下打量着阿青,又问,“你要去平阳侯府?你阿母是谁呀?”

“她是平阳侯府的仆人卫妈。”

① 竹箒为古时盛饭用的圆形竹器。

② 袿衣为汉代贵族妇女的一种服装,是从深衣变化而来。衣裾上广下狭,如刀圭,绕体一周,宛若燕尾,并缀有长长的飘带。

③ 步摇是一种头饰,上有垂珠,行走时则摇动,通常为贵族妇女所佩戴。



“平阳侯府的卫妈？”车夫笑了起来，“平阳侯府只有一个卫妈，原来你是她的儿子！阿青？嗯！我听她提起过你。”

“阿伯认识我阿母？”阿青疑惑道。

“我当然认识她了。”车夫上前拍了拍阿青的肩膀，笑道，“大家都叫我赵伯！上车吧！孩子！这役车就是平阳侯府的。咱们上车再聊！”

无巧不成书，原来这车夫赵伯正是阿青的母亲卫妈现在的情夫。赵伯早年曾是一位浪迹四方的侠士，后来年纪渐长，厌倦了流浪，遂来到平阳侯府谋了个差事，看家护院，押送役车。那年卫妈丢下阿青，带着其他儿女随主家来到京城，孤儿寡母的总有些难处，赵伯就经常过来帮些忙，一来二去两人就暗生情愫，卫妈又为他生下两个私生子。

阿青又上了车。此时，这辆车已经拉下了前面的车队一段距离，赵伯狠狠抽了马儿一鞭子，那马儿便撒欢似的奔跑起来。“你饿了吧？我这儿有点干粮，你先吃着！”赵伯说着扔过一包果糰。

阿青没有客气，接过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赵伯皱了皱眉头，问道：“告诉我，为什么一个人跑出来？你父亲呢？”

阿青没有回答，愣了愣，反问道：“阿伯真的认识我阿母吗？”

赵伯笑道：“放心！我肯定会带你见到她的。可是你一个人跑出来，家里人会不会着急？”

“才不会呢！他们巴不得我死在外头了。”阿青忿忿道。

赵伯面色一沉，叹道：“慢点吃！等吃饱了再跟我好好说说你的事。”

少言寡语的阿青向来不与陌生人多话，可是不知为何，面对这个车夫赵伯，他却备感亲近，竟然絮絮叨叨和他闲谈了一路。二人聊着天，不觉已到了傍晚时分，车队已经快到长安城了。天色已晚，城门已关，车队只好在长安城外的一家客栈歇下。下了车，车夫们这才发现走在最后的赵伯居然带了个衣衫褴褛的男孩。“这孩子是谁呀？”

“这是我新认的义子。”赵伯笑答。

“赵伯又乱认义子了，小心再认出麻烦来！”

“这个义子我认定了！”赵伯嘿嘿一笑，拉着阿青进了客栈。

翌日清早，阿青就跟着赵伯的车队进了长安城。长安城不愧是大汉帝都，天子脚下，气势果然不同凡响。恢弘的城门一门三洞，其宽度可容纳十二辆车并行通过，正中最宽的门道是天子专用，其他两个门道则左出右入。进了城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条约三尺宽的沟渠，将宽阔的路面一分为三，正对应连着三个门洞，中间那股道自然是天子御用的驰道，两旁的侧道则供吏民使用，一切井然有序。时下，西汉立国已有数十载，长安城处处显出太平盛世的繁华荣景，酒肆、食馆、各类作坊店铺星罗密布，蔚然可观。远处重峦叠翠中隐隐可见层层殿宇宫阙，巍峨雄伟，金碧辉煌。这不是梦中的仙境吗？阿青看得两眼都直了。